

生命的支点

□ 萧剑

一个只有一条腿的人，他的生活和工作会遇到多少障碍？

一个体内有36颗钢珠子弹的人，他每天要承受多大的疼痛？

每个月都要做一次手术的人，他需要多大的意志力来支撑？

而这三种情况却都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他叫孙益海，盐城市公安局盐都分局郭猛派出所民警，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

1995年的一个早晨，村民到派出所报警，说有人向自己家放枪。放枪？孙益海心里“咯噔”一下，立即带上队员找人寻枪。最终在村中河的一条水泥船上，找到了土枪的踪迹。

“砰”！不曾想，一声枪响，打破了宁静。孙益海在查缉枪支的过程中，土枪突然走火，他顿时瘫倒在地，鲜血像红色丝布在河水中荡漾开去……

所幸，性命保住了，可一条腿却被锯了。打进体内的弹珠，取出了30多颗，还留下了36颗。

1

那一年，孙益海27岁。

从此，拐杖成了他身体的另一个支点。人生的岔路摆在了他的面前：是向命运低头，还是毅然前行，挑战生命？

看着空荡荡的裤腿，他也曾低落彷徨，抱怨懊悔，每当看到衣橱里挂着的那身警服，想起自己的警察梦，他就感觉有一股力量在心里、在背后，推着自已、拉着自己、催着自己，仿佛在说，孙益海，站起来！

在妻子武红梅的帮助下，在战友的鼓励下，他的身体逐渐康复。当时他的家，与派出所仅一墙之隔。康复期间，他通过自家的窗台，看到所里民警的忙碌，

心里那个急啊！他盼着、念着，就想早日回到岗位，为战友分担。

1997年底，他终于回到了岗位上。那一天的场景，他记得真切切切，来自战友们的掌声、笑容、鲜花，让他热泪盈眶，他倔强的样子，也让全所的人含泪而笑。

考虑他的行动不便，所里把孙益海放到内勤岗位上，但他坚决不同意，执意要到户政窗口去。

孙益海有股不服输的劲。

村里老人要办理身份证业务，行动不便，他就拄拐上门服务。农村的路不平，跌跟头摔跤是家常便饭。由于大腿根部和假肢长时间摩擦，导致出血、发炎、甚至化脓，钻心地疼。下乡回来，他一个人躲在档案室，取下假肢，涂抹上药膏，继续工作。

村里的小路，被他的独腿一次次踩过，群众的身份证在他的手上，一张张递出，而陪伴他的拐杖，磨了一截又一截，断了一根又一根。

2

妻子武红梅是一位音乐老师。益海出事那年，他们新婚才不到半年，武红梅笃定着这份爱情的忠贞，陪伴他一起走过了无数的风风雨雨。每当看到孙益海下乡回来，一瘸一拐的身影，她心里有万般的痛。

武红梅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学开车！1999年，武红梅如愿领到了二轮摩托车的驾驶证。

“红梅，送我下乡去啊！”自此，这句话就经常挂在了孙益海嘴边。

1999年，一个女老师开着摩托车，带着她的丈夫奔驰在乡村田野上，成了十里八乡一道靓丽的风景。红梅的二轮摩托车成了益海的新支点。他下乡的次数变多了，行程变长了，办理的业务、递送的证件也更多了。

久而久之，“有困难，找孙警官”成了乡亲们的口

头禅。在妻子红梅和同事的关心关怀下，益海的工作越做越顺手，越干越有自信。

腿脚不好的老人，他上门服务；村里独腿的单身汉，他以自己为“示范”，鼓励其创业。

伉俪情深连理枝。红梅的付出和坚守，也赢得了社会广泛的赞誉。她先后荣获“中国好人”“全国好警嫂”等荣誉。

“你是我的支柱，我是你的拐杖”，这对相濡以沫、一路同行的恩爱小两口，把家庭小爱融入社会大爱，温暖着、鼓舞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3

现如今，如果你来到郭猛镇，随便找个人谈起“孙益海”，对方肯定一脸骄傲并热情地拉住你，说一说这位“独腿硬汉”，说不定还会指着不远处的小汽车说，“喏，孙警官的车！”

车？是的。当得知像自己这样的残疾人也能考驾照时，益海第一时间就报了名。一次通过！

他太渴望能自己“行走”的滋味了。

自从能自己开车后，孙益海的身影在村里出现得更勤了。他说，现在我出门下乡越来越方便了，我要让老百姓办事也越来越方便。

挑战的路上，他一刻没停。

这个一条腿的汉子，用汗水和血水攀上了常人难以企及的生命高峰。他疼痛着，坚持着，付出着，也收获着。他说，自己喜欢和乡亲们在一起，为大家伙儿办好每一个户口，送好每一个证件，就是自己的价值、自己的快乐，这快乐会让自己忘记疼痛。

因为老百姓，已经成了他生命中永远的支点。田野青青，天空蓝蓝，那个蹒跚而行的背影，正散发出一股生命的张力，一步，一步，前行。



数九寒冬趣事多

□ 杨长春

小时候，我最喜欢数九寒天。在这样的天气里，我们抱烘炉子炸麻花，大雪地上堆雪人，沷田冻上推铁环，屋檐下边舞冰棍……一幕幕童年趣事，时常跃入眼帘。

那时，村里很少有人外出打工，家家都是几代人住在一起。一个自然小村庄里能有几十个小孩，每年到了放寒假时，孩子们成群结队，聚在一起玩耍，好不快乐。

寒冷的冬天里，母亲不许我在风雪天外出玩耍，我只能蹲在家里读书学习。母亲见我读书手冷，把铜炉子端给我。贪玩的我就会用这个铜炉子炸玉米粒吃——先从屋梁挂钩上拽下一个玉米棒，掰一把玉米籽埋在灰火中，盖好炉盖，不长时间就听到铜炉里有开炸声。揭开炉盖后，飘来阵阵甜香味，捡起一个个炸好的玉米粒，吃到嘴里很是脆美。

和童友们一起出去玩时，能玩的游戏就更多了。我喜欢在冻板上推铁环。小小铁环是用粗铁丝绕成的，将粗铁丝折个U弯勾，紧紧缠绕在小竹竿的末端，玩时抓住小铁环，用左手在冻板上轻轻一滚动，右手拿起U字头竹竿推起铁环向前走，人快它快。有时几个孩童会在冻板上玩推环比赛，看谁推环时间最长、跑得最快，我比他们都小，经常获得倒数第一。控制不好铁环时还会与人相撞，几个孩童跌倒后在冻板上滑行打滚，个个开怀大笑。

最有趣的还有大年初一“赛拜年”，就是小孩们比赛看谁拜年人家最多，袋子里年货最满。那年春节是人民公社食堂散伙后的第一个大年，有5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小朋友约我比赛。我们约好年初一早上8点半，在桥头集中分头拜年，中午12点时回原地相聚，谁拜年的袋子最满，就让谁当“大王”。我应约参加，奔了一个上午，跑了一百多家，到人家就是恭喜发财，祝福喊好！有人家给两块糖果，有人家给一把花生或瓜子，也有人给一捧炒米或麻花……拜年的红口袋里杂七杂八，什么都带。中午会集，6个口袋一比较，我的袋子竟是最满的，但我还是把大王让给了比我大半岁的大强哥。

数九寒冬里的童年趣事，满满的幸福回忆！

此心安处即是年

□ 王国梁

对很多人来说，过年意味着回家，似乎只有回到家乡，跟亲人团聚，享受幸福时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过年。不过，因为疫情影响，不少人从大局考虑，改变了传统的过年方式，计划过年不回家乡了。

亲戚家的孩子小胡在外地上大学，今年已经大四了。那天我看他在朋友圈发了一句话：“今年过年不回家，此心安处即是年。”说得真好，其实在哪里过年不重要，以什么方式过年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过年的日子安排得妥妥当当，同时安顿好自己的心，不慌张，不虚度，过年就是有意义的。小胡说，如今通讯如此发达，过年时可以跟家人手机视频，也可以跟亲朋好友“云聚会”，感觉大家就在身边一样，没有必要非得回家。在外地过年，享受一个人的闲暇时光，同时还可以为考研做准备，相信这个年一定能过得有意义。

朋友的女儿丽丽在北京工作，过年也不准备回家了。平时工作太忙，她计划利用这个假期好好调整一下。另外，如果防疫需要，她会去当志愿者，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生活。她已经把假期计划拟定出来了，把生活安排得丰富而有意义。

我的表弟一家三口在南方生活，以前每年过年都要回乡下，小两口总为过年去谁家争执。今年他们想好了，过年哪儿也不去了，一家三口安安心心在家过年。表弟说，平日里他忙工作、忙应酬，都没怎么好好陪过老婆孩子，如今有了时间，一定要好好弥补一下家人，尤其是他的女儿，假期里他要陪女儿好好玩几天。以前一家三口回乡过年，几天的时间都在奔波中。路上花费时间不说，到了家还要走马灯一样串亲戚，还有各种聚会，特别累。今年不回老家，要过个温馨轻松的年。

我的文友小刘也要留在居住地过年。对他来说，不回老家过年固然有点缺憾，但有一段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快乐的。小刘已经列出了假期书单，以及一部小说的大致思路。小刘早就想找一段空余时间创作他酝酿已久的作品。他说，人生在世，只要有书可读，有字可写，就是最幸福的事，也能够让人安下心来。他计划过年这段时间写出让他最满意的作品。

此心安处即是年！其实，年无非就是一种情结，是一年一度的美好之约，表达着人们的美好愿望和期许。无论在哪里过年，只要我们心中有爱，心中有暖，都会把年过得有滋有味、活色生香。



读上·老西门

顾正山 摄

老伴的歌声

□ 刘克强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

老伴的歌声每每在耳畔萦绕，我心里总会有丝丝甜美在汨汨流淌……

老伴今年70多岁了，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是在歌声中长大的，唱着唱着，人也老了。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她更闲不住了。朋友圈，一圈又一圈，放歌喉，一场又一场。上个月，她侄儿的孙子过生日，作为姑姥姥，她被请上了台，一首《小背篓》轰动

全场。在老年文化艺术节演唱会上，一曲《文成公主》引来了满堂喝彩。她最爱唱的一首歌是《我爱你，中国》。2019年4月，尚庄镇北堡村举办文艺宣传队50周年队庆，我们夫妇前去庆贺，晚会上，她唱起了这首歌，引得掌声雷动。

唱歌，我也能哼上几句，但是如果我要在一个大场合上与她同台演唱，那水平高低可就立见分晓了。在一次老干部演唱会上，我们受邀来了首《兵哥哥》对唱。结果可想而知，她得到了一等奖，而我只得了

个三等奖。所以，“妇唱夫随”，我实在还不够格啊。

然而她唱歌，却也离不开我。她到哪里演唱，我总会跟过去，哪怕就是倒杯水，拍个照，录个影，我都会用心服务。此外，她在老年大学声乐班学习，我也报名参加了，陪她一道学，不能“妇唱夫随”，就来个“妇唱夫陪”吧！更重要的是，她每次演唱结束，我都会与她总结交流，帮助她提升演唱效果。老伴也总开玩笑说，她越唱越好，也因为有我在我为她加分呢。

猪油在回忆里飘香

□ 宋扬

在肉不够吃的年代，猪油曾是我们一家人荤腥的主要来源。

猪油罐里的油快要见底时，卖菜回来的母亲从场镇带回一大块猪边油，有时是一笼猪网油。这可让我和妹妹又失望又惊喜。失望的是，它们的出现代表吃猪肉的日子又得往后推一推了——炼猪油就不割肉，这是村里普通人家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惊喜的是，豆包也是干煎，猪油渣也算肉，我们好歹可以打次牙祭了。

母亲打一盆水，先把猪油清洗了，再把它们切成拇指粗的小条儿。大铁锅里，已烧起了两碗水，母亲把切好的猪油条儿一股脑儿倒进锅里，和水一起煮。母亲最关心灶膛内火的大小，等锅里的油和水沸腾时，她不停叮嘱烧火的我：“小火！小火！”再熬煮一段时间，白亮亮的猪油就慢慢萎缩，开始出油。此时，灶房里会弥散开猪油香酥醇厚的味道。

等那两碗水完全煎干，锅里就只剩下一汪金灿灿

灿琥珀般的纯猪油，油面上还漂着一些微黄的油渣。母亲用漏勺捞起猪油渣，分装三个碗里。母亲在一个碗里撒上白糖，在另一个碗里撒上盐、味精、花椒粉，拌匀了，喊我和妹妹趁热吃。我和妹妹哪顾得上取筷子，四只手直接从碗里撮起来往嘴里塞。母亲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的样子，直呼：“别打翻碗！慢慢吃，多着呢……”

剩下的那碗油渣，母亲会把它们炒进菜里，做成一道荤菜。冬天，与油渣搭配的是大白菜或茼蒿；夏天，与油渣搭配的是青椒或韭菜……因为有猪油渣加盟，那些平素里吃着让人觉得其味不扬甚至让人愁眉苦脸的蔬菜一下子就成了“枯木逢春”，每根韭菜、每片菜叶都油汪汪的，好吃极了。

白糖的、椒盐的猪油渣母亲和父亲舍不得吃，被我和妹妹吃了个精光。猪油渣炒菜端上了饭桌，等我和妹妹一番菜足肚圆后，母亲和父亲才开始慢慢喝酒吃菜。喝酒吃菜时，母亲会一张张清点当天买菜所得

的零钱，父亲则掏出他的记账本，记下卖菜的收入和买猪油的支出。一杯老酒轮着喝，母亲一口，父亲一口。虽然菜里的油渣在我俩一遍又一遍的翻拣下已是凤毛麟角，但父亲和母亲依然悠悠地品味着这劳累一天后难得的小幸福……

谁不更想吃肉呢？可普通人家过日子，要的是细水长流。有了猪油，每次炒菜，母亲都会用铲子角在猪油罐里撬下一小块，菜的味道就能增色不少。那些年，为了让一家人生活得好一些，除了种地，父亲还去镇邮局做了邮递员，母亲一个人种了几亩地的蔬菜，逢场就背到集上去卖。

而今，我们举家搬进省城后，厨房里的用油换成了更有益于身体健康的橄榄油、核桃油、花生油、菜籽油……品类繁多，不一而足。但是，母亲依然会不时炼制一些猪油，和植物油混合着用。有一天，母亲又开始在厨房里炼制猪油，不知何故，当时不得已的选择如今吃起来却格外的香……